

散文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張瑞芬·許悔之·陳昌明·黃麗群·廖玉蕙（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

會議記錄：林欣怡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三屆臺北文學獎散文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四百件來稿，經初審後共有三百零六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方梓、王盛弘、凌性傑、蔣亞妮於三月九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六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張瑞芬、許悔之、陳昌明、黃麗群推舉廖玉蕙為主席。本屆散文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陳昌明：臺北文學獎是很獨特的都會文學獎，不但水準整齊，也跟其他地區有些不同。例如高雄、臺南、臺中、桃園文學獎，總會有些作品寫到鄉村和山野經驗，而臺北文學獎卻非常都會，描寫自然變化很少，即如寫泰順街四季的植物，也屬於都市的植栽或家庭種植的植物，與農村種作不同，所以作品中較多

的是人的關係與內心的孤獨。另一方面，每年都有臺北居大不易的主題作品出現，尤其是關於年輕人的居住經驗，如〈逃城〉、〈漂浮之島〉、〈我的房東〉等作品，尤其公寓頂樓加蓋或居處地下室空間，是許多漂遊臺北年輕人的共同經驗。臺北文學獎整體投稿作品都有相當好的水準，題材和寫作技巧都見用心，但許多作品也看到不少錯別字，既然要參加文學獎，就需要更仔細校對與文字的斟酌。今年投稿作品的議題跟往年有點新變，像疫情的描寫，讓平常事物，因封閉或隔絕，世界變得陌生產生了距離，為時代留下了印記。

許悔之：進入決賽的十六篇作品文質平均，但會出現錯字。題材幾乎都與居住在都會被限縮的壓抑感、對生活處境的感悟、談微物之趣等有關；這之中沒有大論述或對自然鄉野開闊的描述，可見臺北即使周邊有山有海有河，它還是很內聚的都會，是作者與之搏鬥的場域，大部分的文章讀起來蠻有壓力、蠻滄桑的。整體而言，這十六篇很像在談瑣碎的政治，如租房子時的狀態、生存的處境，像〈泰順紀實〉以微物的描述寫在一條街道裡，人們面對四季的各種狀態，〈蛛生〉則是看向內在，以神思或感受去詮釋他們的生活處境。作品以臺北作為母題，呈現出人在不同的生命處境裡認真活過、感覺過的痕跡。

張瑞芬：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生存危機感不同，這些作品是在高壓的生活裡帶有一小戲耍接近惡搞的趣味，讓我閱讀時感到有趣。很多作品的主題重複了，如〈小病〉跟〈臉盲〉講疫情，〈逃城〉跟〈漂浮之島〉講頂加青年，但書寫方式不同。另外，這之中的文字老手相當多，文章寫得老練。我會以作品閱讀完有沒有餘味、是否讓人能有更深一層的思索當作我的評審標準。有些作品看起來有情趣、文字魅力，但僅止於此；有些作品不一定很成熟，但談的是我沒想到的，例如在瘟疫之年也是口罩之年，每

個人都剩半張臉，臉的意象很容易想到，但有一批人永遠是在隔離或在隔離的路上，如機師，他們的處境較少人觸及，這個處理角度很有意義。

黃麗群：我每次看臺北文學獎都有點矛盾，會想一定要限制在臺北經驗嗎？可以用城市名字 honor 好的寫作者，但不一定以城市經驗作為出發點。每年的散文投稿作品都會有非常典型的臺北生活經驗，寫作者的生活跟臺北互相嵌合、互相駕馭的過程，漸漸變成投稿臺北文學獎的內在主題，其中也會有明確的事件，如北上生活、租屋等；而有些作品想講別的東西，但為了符合臺北經驗的題旨，變成刻意縫合。我覺得不一定要寫臺北，好作品仍可以參加。

廖玉蕙：這十六篇的經驗非常類似，關於租屋的有六篇；疫情相關的有兩、三篇，其中，〈小病〉用不同角度處理疫情，的確讓人耳目一新；另外有幾篇明顯有意識地將理論和家常環扣在一起，如〈臺北彗星〉、〈蛛生〉，顯得太吃力。有些作品的敘述稍微簡單，如〈入艙筆記 Days〉，經驗很特別，但寫得太鬆散乏力；有些作品則一看就知是寫手，熟極而流。整體而言，這些作品的程度都相當不錯，我會被其中幾篇感動。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後，決審首輪投票各自圈選三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四票作品

〈小病〉（張瑞芬、陳昌明、黃麗群、廖玉蕙）

兩票作品

〈蛛生〉（許悔之、陳昌明）

〈溝底量草〉（陳昌明、黃麗群）

〈購物狂的叨叨絮絮〉（許悔之、廖玉蕙）

一票作品

〈泰順紀實〉（張瑞芬）

〈逃城〉（張瑞芬）

〈臺北彗星〉（許悔之）

〈我的房東〉（黃麗群）

〈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廖玉蕙）

〇票作品

〈番茄〉

〈別有，洞天〉

〈家裡開唱片行是當女主角的條件之一〉

〈入艙筆記 Days〉

〈臉盲〉

〈癮〉

〈漂浮之島〉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泰順紀實〉

張瑞芬：這篇非常符合臺北經驗的設題，文字細膩流暢，時序從夏、秋到冬，很有餘味的是始終盼不來春天，主述者應該是女性，從居住在小巷子裡到搬離，不到一年的時間，一再更換情人，但即使只是短暫生活在這裡，仍培養出溫暖的日常生活感，藉陽臺的花草、在路邊吃花生湯圓等微小的事物，讓我們的感情與這城市有連結，這城市很疏離，但又隨時有小小的歡悅。即使只住三個季節，我們住過的地方就是家，有深深的感情在裡面。這篇在甜蜜與悲傷兩種感覺中取得平衡，深得散文閒適之趣，

節奏舒緩從容，有雍容大度的感覺。

許悔之：這篇照季節講人事更迭後的觀察、窺探，文字比〈逃城〉雅緻。

〈逃城〉

張瑞芬：這篇描寫高雄青年北漂住在頂樓加蓋的房子裡，與室友生活辛苦又遇上惡房東，一開始房東老太太會放點心，後來卻翻臉要漲房租，颱風天屋子漏水他得用水桶接雨，出門看見公寓樓下一名妓女也是「同樣被風雨折磨徹底」，他的生活是倉皇落敗的，卻能看到底層自嘲的趣味；結尾「原來這座城是面鏡子，映照著人的迷茫與我的逃亡」、「不比較，就沒有不同和一樣；不逃了，就立地扎根生成自己的模樣」很有意思。這篇有畫面感、幽默感和惡趣味，初看不亮眼，後來覺得很好。

陳昌明：這篇我也喜歡，但沒有列入我的前三篇中，因為過去也有寫租屋心情的題材，所以我選了別的作品。這篇是這類題材裡寫得蠻好的一篇，從電影轉換到自己的情緒表達，雖然糾結一直都在，但掌握得很好。

〈臺北彗星〉

許悔之：這篇是我看最多次的一篇，運用了天文學和物理學的概念。作品開頭很不錯：「城市的流動由刻意及無意為之組成」，會聯想到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及很多科學概念。作者透過四個小物件——打火機、充電線、雨傘和牙刷，編造出物的身世，例如：「手機充電線是賦予人自由離開之能力的渠道

「不直述而是轉了好幾層的敘述，卻不做作，我有被它打動。」不如彗星，只有四種消亡的途徑。彗星是會失蹤的，像是雨天的傘」、「又或者沒人真正需要擁有一個打火機，只需要被點燃」富有深層的詩意和思想性，讓我閱讀時得到療癒。透過日常的物件去思考人類在城市搬遷異離的過程中，城市只是暫居之地，最終指涉生命之言，這篇是具有寓言傾向的作品。

廖玉蕙：這篇是我閱讀最多遍的作品，有些金句蠻不錯的，但我花更多時間去研究其中勾連的邏輯，這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刻意經營、縫合，顯得造作。而且其中的某些知識是否正確，我也存疑，所以沒選。

陳昌明：單獨看他談的物件都蠻不錯的，但在銜接時有些可惜，統整性還不是很夠。

〈我的房東〉

黃麗群：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文字非常乾淨不花俏，結構與敘事節奏掌握得非常好，是位收斂的寫作者。他用涵蘊的方式書寫臺北，寫房東與他的互動關係，例如「我們都比較偏好這種明明有點錢，卻過得很家常的小房東」，這就是臺北人的生活。在不經意流露的細節中，寫出細緻的臺北生活經驗。作品也處理了寫作者生命經驗中很重要的問題，包含他與同性戀人的關係、因他的性向產生的家庭衝突、兩人如何在這樣的城市裡建立內心與物質的空間，而這個空間最後還是散了，這經驗非常符合我所理解的臺北生活，作者處理得細緻、輕巧但很深刻；有趣的是，他最後還是回家面對原生家庭，因而留下了小小的懸念。作者寫出很好的城市人情，並扣合到深層的生命經驗。

廖玉蕙：這篇贅字和錯字滿明顯，讓我不由想到參賽的敬業性。

張瑞芬：這篇寫出那種很淡、什麼都不說但其實都能體會到的感情，這比炫技更難寫，例如房東的體諒、家人的觀感等，不是表現在言詞上而是行為上。他寫出了在都市出租房子的平實房東，但結尾缺了點餘味。我建議換一個標題。

許悔之：這篇寫得不錯，但會希望有的地方情感再多一點。

陳昌明：這篇缺了點感情，抓不太到他要寫什麼。

〈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

廖玉蕙：這篇在談婚姻進行式，結婚時間在疫情之年而顯得格外特別，寫作角度非常不同，從赤峰街的書店談起，她遇到高人撮合，邂逅了後來的新郎，見證了「年輕時看待結婚，覺得十分嚴重。真要結婚，竟只得互望一眼。」的反覆逗趣。後面這段很有意思，她對母親說：「媽媽，今仔日我欲來去結婚。我的婚姻，我自己打算」，而不是受迫於親情的壓力。作者用散點式的敘述，閒閒之筆寫終身大事，終身大事遂變成家常事。作者行文頗重視婚姻進行中的細微之處，裡面充滿人情。最打動我的是她賦予婚姻另類新意：傳統重視婚禮，現代年輕人厭棄傳統婚俗的繁文縟節，她則再度揭發婚宴從俗的益處：禮俗留住了許多人情，負負得正的新觀點，很深情，我閱讀時覺得愉快。

陳昌明：她寫永樂市場的老裁縫師傅以及中山北路老西服店的店東，很有意思。婚姻有時是偶然，本以為是從俗為他人作嫁，但在過程中找到趣味，又如她討厭婚宴最後又辦了婚宴，寫得很有味道。但文章有點鬆散，線沒有拉得很緊，是它的優點也是缺點，我支持這篇。

許悔之：我也支持這一篇，雖然有缺陷瑕疵，但非常有味道，會被語言觸動，例如「裙腰要做糾帶（鬆緊帶）

否？」、「要。怕我以後肥起來。」、「那你就不要再肥了。」這篇文字能力不是最好的，但它滿足、喚醒在市井生活的我，這些日常都可以很有意義。

黃麗群：這篇的細節處理得很好，城市生活的人情描寫也好，不過我個人覺得有點太文青。

張瑞芬：這篇有情有味，好句子挺多的，很適合登在報章雜誌，但像日記的寫法，一句一行，鬆散少了推進感，缺乏一些亮點。我建議文章最後的兩句刪掉。

廖玉蕙：現在很多年輕人寫散文是用短句堆砌成篇，只是與傳統有別，不一定是缺點。這篇給人鬆散的感覺，如果只是因為一句一行的段落短結構問題，是不是可以稍加輕鬆以對。

兩票作品討論

〈蛛生〉

許悔之：〈蛛生〉是我最喜歡的兩篇之二。一對伴侶如何看待生命中微小的事物——跳蛛，用愛、創作、吳爾芙和跳蛛交織，講出生命荒蕪寂寞極了還是要活下去，像是告訴別人如何活下去的「證言」。在百無聊賴的寂寞裡細緻微觀，因此得到自由，作品最終在探討自由，雖然這個詞在最後才出現：「我們的愛與創作，也許從此更自由了」。這篇的文字雖然不是最好的，但讀完有種心情的撩搔，很深刻的擾動我，會再想一次生命是什麼。讀的時候很悶，或像海德格說的煩（Angst），在生命情緒裡以為是負面的東西，其實某種意義上是發現生命 reality 的路徑。它是這十六篇中對我最有感染

力和影響力的作品。

陳昌明：這篇將情境設定在疫情期間，一開始我有點懷疑寫作者跟伴侶在家找到跳蛛的可能性，後來又找到第二隻，不太符合情理之常。這篇文章透過跳蛛談疫情之下人的孤獨，每個人都在追求生存之道，而我在這世界上的定位是什麼，我透過什麼生產證明自我的存有價值，有打動我。以跳蛛的生產對比女性的生產，並藉吳爾芙的話扣連起來，吳爾芙和四位女作家都沒有小孩，但她們有精神上的生產，文學作品像她們的小孩傳承下去，以此尋找到存在的意義。另一個讓我感動的是對生產的描述，作者與跳蛛跳跳同樣作為生產者有精神上的對照，跳跳每產卵一次，生命就更加耗弱，女性生產也是生死之事，她們互動的過程，讓我對生產有新的感覺。

許悔之：這一點很動人，看完這篇回到第一句「沒有孩子的我和K」，會想她是自由意志選擇還是不自由意志選擇沒有孩子，像考究自己的內在心靈世界，陳老師講的觀點也是我被觸動的原因。

張瑞芬：跳跳因生產越來越虛弱，在文章的情感推進上，讀者會以為跳跳快死了，但最後跳跳康復還吃胖了。「在我和K的掌心之間輕巧地跳著」，與我預期的結局不同，這樣之前對跳蛛壽命的鋪陳就落了空，會覺得前面凝聚很多張力，後面突然就削弱了。

廖玉蕙：文章提到跳蛛失蹤，自己同一段時間失去寫作的動力，「我想是因為盛夏走遠，秋意闌珊的緣故吧」，再談到寫作和吳爾芙，我原以為會繼續發展，卻嘎然而止。後面像童話一樣，跳跳找到另一隻跳蛛伴侶，也讓我有些錯愕，沒辦法說服我。雖然作者有同情心，希望蛛生重來，別成為母親，可是最後跳跳生產完又再次康復吃胖了身軀，與一般的預期不同，似乎和原來文章的設定矛盾。

黃麗群：這篇我覺得寫得很好。讀者會預期跳跳不會永遠胖起來，但至少在這時間點他們還在互相陪伴，我能接受跳跳再次康復的設定。

〈溝底量草〉

黃麗群：這篇的題材讀者不一定都能了解，文章應該是寫整治排水的工程中，他們作為公務單位，不斷徒勞地檢驗廠商的施工結果。這篇寫出一種灰撲撲的感覺，我喜歡他經營的語言、主題和風格，文字像帶有石頭粗礪的詩質，像是「會勘總是約早上，因為下午會降雨，降了雨，一切都會困難起來」。這篇不是對一件事情的頓悟，他甚至不懂現在在做什麼，但還是扣合某種荒涼的核心。

陳昌明：我喜歡他設定一位基層的公務員，每天工作很繁複，沿路驗收植栽，其中有我們很難想像但真實發生的事，例如他們必須處理掉橋的金紙和死豬，不然植栽會被壓壞無法驗收。基層公務員對比廠商主任，主任的母親經營營造廠，可以軋著上億工程款，他們之間曖昧的對話非常真實。這篇寫的是都會裡每天都在發生的事，很少人寫這一類的題材，他應該就是從事這種工作，可以感受到他一步一步驗收的過程，沒有煽情的描述，寫得很有味道。另外，這篇有好幾個錯別字與文字瑕疵，稍可惜。

許悔之：這篇像上個世紀法國新小說對細節的描述，最終仍有寫作者想呈現的意義，生命往復裡看似徒勞但就這樣活著，這種感覺很強烈。

廖玉蕙：這篇也是錯別字多了些。題材不常見，寫出我們沒有注意過的角度和觀點，透過對話呈現管理者與廠商的關係，也有點對公部門的嘲諷。場景在大臺北地區的板橋，不在臺北市，若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就沒有問題。

張瑞芬：這篇很像小說的一部分，寫得很細節，但如果單獨看，比較不能懂他要表達的是什麼。另外也有文字的瑕疵。

〈購物狂的叨叨絮絮〉

許悔之：這篇也是我最喜歡的一篇，寫人們離散後的各種狀況，在都市裡生活，生命正在改變，牽引出過往的生命歷史，她是有知覺的賴活著，賴活就是她生命的樣態，有觸動我。這篇的場景、故事、對話和心情剪裁很好，能感受到生命的孤獨。最後一段對話「想起前夫在第一次約會時問我：『妳小時候第一樣收集的東西是什麼？我的是郵票喔。』」當然是我媽買給我的新裙子。」「當一切都敗壞了，裙子就像是回到美好的原點，讓記憶下了錨，再次思考。這篇的句子有音樂性，不做作，文字能力很好，例如「電影院還是一如往常地讓人瑟瑟發抖，電影中灰燼般的寂寞氛圍，和如詩的對白交錯，編織成一條巨大、溫柔的喀什米爾圍巾，纏繞著觀眾。我並不感到孤獨，只覺得咽喉漸漸緊縛」具有完熟度。

廖玉蕙：這是所有作品中技法最熟練的一篇，有幽默自嘲，辛酸中潛藏潑辣，筆鋒銳利成熟，寫出一位內心脆弱但外表潑辣的女性。有些描述很打動我，例如「席地坐在更衣室內，和女友人視訊報告我離婚了。隔了一片海，眼前泛起霧，彷彿現實也晃晃泱泱在水中流蕩，沒那麼咄咄逼人杵在鼻尖。」無意中洩漏個人的悲傷及對情感的執著，也自嘲「比起前夫，這八座衣櫃更能證明我情比海深。」

這篇充分體現失婚、失業不為人道的辛酸。

黃麗群：這篇太用力了。作品名稱是購物狂，但主要談的並不是購物，而是為了撐起故事將「物」作為標靶。張瑞芬：這是一篇很好看、瀟灑不俗有魅力的文章，文筆熟練順暢，但最後沒有再深一層的意蘊。

陳昌明：這篇我讀起來有些衝突、兩難，有很多名句，讓人看得痛快淋漓，但感受不到她痛苦的情緒與全篇的力道。

四票作品討論

〈小病〉

許悔之：這篇描述 COVID-19 疫情時代裡，透過監控系統以維持安全及人的互動樣態，編織精細，留下時代的紀錄，但我沒有被觸動。

陳昌明：這篇文章雖略有瑕疵，有些錯字，但這題材有時代的代表性。細節掌握得好，例如寫在機場人們相濡以沫湊口罩給女機師，以及「臺北出發的機腹填滿『Taiwan can help』的醫療物資，回臺北的航班則貨櫃鯨吞，滿足島上千萬人的欲望訂單。」對這些工作人員的描寫很觸動我，如候診室「大標語寫著『航空運輸臺灣隊，一起加油！』」下面才是曾入境國外組員檢疫三天，十天自我管理的小字。」航空業人員因工作出現皮膚病，看醫生卻處處碰壁，對比很強烈，用象徵的方式寫出環境制度的問題，很有時代意義。

黃麗群：這是經驗取勝的散文，作者應該是機師，文字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但這種淡淡的白描是他的強項，

用素樸而節制的文字就很有力量。這篇具有從小見大的可貴，結構裡冷酷的無機質淡淡地流露出來。

張瑞芬：這篇的標題是小病，可是講的是大病，真正的大病是人在災難當前沒有同理心，瘟疫是人性的檢驗試紙，透過這行業看出人性的自私並強調同理心的重要。這篇的經驗跟角度是別人無法取代，有亮點。

廖玉蕙：這篇是大命題，由小地方就醫問題談起，前面很動人，有很大的對比，但結尾語意不清，我反覆閱讀，始終抓不到機師對同行外國行為的立場是支持的還是譴責的，好像游移在當中，也不清楚他具體想表達的是什麼。

黃麗群：他的矛盾在於他與紐西蘭籍的伊朗機師是同業，內心深處會有內外之分和掙扎，站在同是飛行員的立場想要體諒他，但當他站在臺灣人立場看外籍機師，會覺得他是不尊重我們規矩的外國人。

陳昌明：文中寫到「我心中的問號就像壞掉的水龍頭」，對於外籍機師有沒有被妖魔化，他作為同業能理解外籍機師的行為，但外籍機師的行為被批評又好像有道理，所以他心中才會一直有問號。

第一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獲得附議有兩篇〈泰順紀實〉、〈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與兩票以上的作品〈蛛生〉、〈溝底量草〉、〈購物狂的叨叨絮絮〉、〈小病〉，以上六篇進入第二輪投票。最高分為六分，最低分為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小病〉（張瑞芬五分、許悔之一分、陳昌明六分、黃麗群五分、廖玉蕙四分），共二十一分。

〈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張瑞芬二分、許悔之四分、陳昌明四分、黃麗群二分、廖玉蕙六分），共十八分。
 〈購物狂的叨叨絮絮〉（張瑞芬四分、許悔之六分、陳昌明二分、黃麗群一分、廖玉蕙五分），共十八分。
 〈溝底量草〉（張瑞芬一分、許悔之二分、陳昌明五分、黃麗群六分、廖玉蕙三分），共十七分。
 〈蛛生〉（張瑞芬三分、許悔之五分、陳昌明三分、黃麗群四分、廖玉蕙二分），共十七分。
 〈泰順紀實〉（張瑞芬六分、許悔之三分、陳昌明一分、黃麗群三分、廖玉蕙一分），共十四分。

第三輪投票

因〈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與〈購物狂的叨叨絮絮〉同分，〈溝底量草〉與〈蛛生〉同分，故進入第三輪投票。

〈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陳昌明、黃麗群、廖玉蕙）

〈購物狂的叨叨絮絮〉（張瑞芬、許悔之）

〈蛛生〉（張瑞芬、許悔之）

〈溝底量草〉（陳昌明、黃麗群、廖玉蕙）

決賽結果出爐，首獎為〈小病〉，評審獎為〈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優等獎為〈購物狂的叨叨絮絮〉、〈溝底量草〉。會議圓滿結束。